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齡。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官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並在中書。曰。正惠公端爲參政。趙嘗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眞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上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躅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特

以間。上以責王且且拜謝引各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冠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萊公湏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曰。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淮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淮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勸於公曰：庖肉爲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養人所庸。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論同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

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

歎服公實厚未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
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
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
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
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
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恃罵不已。知縣
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
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
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
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
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
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論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己是不是已是非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壞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諾言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傅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君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子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如言。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如言。如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云。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旣罷朝政。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
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
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
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
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
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
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
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
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
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
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白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
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
杖一卒不服。以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
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
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
事。而源乃揀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只公於朝。老朝廷遣中使降香娥眉。實
察之也。公一日訪予。疑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公以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驕，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其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嫌也。

韓魏公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噐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噐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至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乃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讓。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嘗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遼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鬻。公不墜其一於

袖問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警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劍者揖而舉手劍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時。個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平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餉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上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罍。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嚼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涑水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人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皿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劄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翰墨 攝養 好生

正心

揚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懣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懼，生則盈，死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爲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箦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憑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旣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溫公嘉謨集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

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龜山語錄

檢身

榮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
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
工夫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既察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
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
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
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一念不興。遂徹
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
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

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揖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兩句

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夫。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知智愚所以分與。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知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才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錄。

范侍郎嘗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章家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卓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歛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日。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上問。刪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其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乃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張其名。唯公一人而已。神宗即位。首擢同馬光爲翰林學士。公亦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化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於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節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各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

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椀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

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
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
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
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
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
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
嘗湏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
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隲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
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
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
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
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
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
揚子雲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
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

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九。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佞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無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十盃。終身未嘗草書。曩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

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九一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惠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寒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下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說通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寔知惇下意時公聚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

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
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
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
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
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
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
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
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
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
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
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
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
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五
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夫吾憫怜之不憎惡之
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
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皆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人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

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棄。先生
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
積因自思。不獨頭容。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
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
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
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
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
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博持載。

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
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
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
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
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
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
是乎。刑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
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

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兵。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下。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朱。光。庭。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官臣。忠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

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柰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爲之開陳。聽上自擇。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瓚。雖閑居。容止嘗莊。言不苟發。雖盛會。有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以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將交詢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

足惜奈國事何。仁示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謔。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

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銜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祁公之好施。人所不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家範記

卷之三

